

這天，艾黛爾賈特醒得特別早。

天光濛濛亮，她睡眼惺忪望著貝雷絲房間的天花板，悄悄勾起了唇角。

但昨晚在耳邊呢喃愛語哄她入睡的人，此時並不在身邊。

艾黛爾賈特用手支著身子坐起來，發現自己一身清爽，穿著乾淨睡衣，床單也被換過，找不到一絲情事後的痕跡。

艾黛爾賈特伸手撫摸微冷的床單，眸色幽暗。

她不喜歡這種……什麼都沒發生過的感覺。

艾黛爾賈特按捺住焦慮，下床走到客廳。

貝雷絲正在沙發上閉眼假寐，桌上擺著一台微型投影儀。

臨時被叫起來開會嗎？

窗簾降下來了，隔音裝置也在運作中，客廳成了密閉空間，唯有壁鐘的滴答聲清晰作響。

看起來，臨時會議的內容並不是機密，這也意謂著貝雷絲仍然沒發現她檯面下的身份。

艾黛爾賈特暗自鬆了口氣，默默審視貝雷絲坐著睡覺的模樣。

縱橫沙場久了，貝雷絲習慣保持隨時可應對襲擊的姿態休息。

艾黛爾賈特不禁興起挑戰念頭，抬腳踏入她的警戒範圍。

貝雷絲立刻睜眼看她。

艾黛爾賈特頓住腳步，若無其事地笑道：「教授，早……」

「早。」貝雷絲打完招呼，再度閉上眼睛。

昨晚太累了？

艾黛爾賈特彎下腰，仔細觀察又睡著了的貝雷絲。

兩人剛開始交往時，貝雷絲只有情不自禁時會親吻她，其他時候都恪守禮節，沒有進一步接觸——並不是有什麼不得已的理由，只是想好好珍惜她，反而不敢隨意褻瀆。

後來，艾黛爾賈特實在忍不住，逼著她褻瀆自己，才發現一向無欲無求的這個人，對自己由愛而生的慾望有多麼強烈。

平時完全看不出來，貝雷絲不太顯露情緒，連求婚的神情都是平平淡淡的：「請妳跟我結婚。」動作倒是敏捷俐落，艾黛爾賈特一不留神就被她戴上了訂婚戒指。

艾黛爾賈特悄悄摩挲著指間從未取下的戒指，不確定她能不能接受真正的自己。隨即低頭一笑，覺得自己真是想多了。

在光明磊落的家庭長大，為國家正義而戰的英雄，怎麼可能接受她這樣的伴侶？

艾黛爾賈特聽著耳邊規律的時光流逝聲，不曉得剩下多少日子。

她在沙發前蹲下，微笑注視沉睡的貝雷絲，慶幸自己再也不是沒有能力、只能眼睜睜看著貝雷絲離開的弱小存在。

即使以後兩人不在一起，艾黛爾賈特也會像現在這樣，一直注視著她的教授。

要是教授碰上了什麼無法光明正大解決的問題，就是她偷偷出手幫忙的時候了。

「無論妳在哪裡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以視線描繪令人眷戀的面容，輕聲細語地立下誓言。

「天涯海角，我都會追過去的。」

這時，貝雷絲睜開了眼睛。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妳、妳醒著？」

「原本就沒睡。」

貝雷絲撫上艾黛爾賈特臉頰，凝視了心慌意亂的她一會，緩緩湊到她面前——

「嗯……」

如羽毛般落在唇上的珍愛之吻，溫柔得讓艾黛爾賈特羞紅了臉。

這一刻的怦然心動，讓她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喜歡貝雷絲，光是被輕輕一碰，胸口就填滿酸澀的暖意，感動到想要落淚。

世上肆虐著多少非人之惡，艾黛爾賈特繼任家主後親眼目睹的陰穢數也數不清，但這時她不由得感謝自己誕生於世，甚至覺得自己的呼吸，就是為了感受此刻的美好而持續到現在的。

「不用追。」

貝雷絲起身攬她入懷。

「以後，不管要去哪裡，我都想帶著妳。」

「所以，艾爾……」

「艾黛爾賈特·馮·弗雷斯貝爾古，妳願意跟我結婚嗎？」

聽著貝雷絲鏗而不捨地在耳邊求婚，艾黛爾賈特怔怔流下眼淚。

她閉上眼努力抑制淚意，好不容易成功，立刻露出笑容，假裝從容地吻上貝雷絲的雙唇。孰知，一碰到貝雷絲的氣息，淚水又控制不住地落下，打濕了貝雷絲的手掌跟臉頰。

「對不起、教授。」

艾黛爾賈特哽咽道歉，一路負責任地舐吻而下，沿著她為自己仰起的頸線清理到胸前。

這些在痛苦中品嚐到的甜蜜，將成為銘刻一生的回憶。

「……我愛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依然不敢答應，只敢低聲傾訴情意。

她任性地扮演貝雷絲熟知的「艾爾」，在最愛之人滿懷愛憐的回吻中，再次委身於她。